

闽籍将军



从基督徒到红色“御医”——

傅连璋 传奇

王盛泽 钟兆云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闽·籍·将·军

从基督徒到红色“御医”—— 傅连暲传奇

王盛泽 钟兆云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傅连璋传奇：从基督徒到红色“御医”/王盛译，钟兆云著．

—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1.4

(闽籍将军丛书)

ISBN 7-211-03876-4

I. 傅… I. ①王…②钟… II. 傅连璋 (1894—1968)

—传记 N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3719 号

闽籍将军丛书

FU LIAN ZHANG CHUANQI

傅 连 璋 传 奇

——从基督徒到红色“御医”

王盛译 钟兆云 著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：350001)

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：350011)
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8.375 印张 2 插页 199 千字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 000

ISBN 7-211-03876-4

K·307 定价：14.6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。

目 录

引子 神秘的老囚之死

1

基督徒的赤化

- 3 | 基督院长眼中的共产党员群像
- 13 | 巧周旋，匪首成为保护伞

2

红色医生

- 20 | 朱军长带头种牛痘
- 24 | 得意学生勇捐躯
- 34 | 毛泽东养病老古井
- 46 | 基督医院变了“颜色”
- 54 | 张闻天出面消灾
- 59 | 星夜驰救毛泽东

3

万水千山

- 68 | 坚决要求长征
- 73 | 几次险见马克思
- 79 | 恨不得有三头六臂
- 85 | 生与死的嬗变
- 89 | 雪山昏迷
- 94 | 张国焘眼里的好人

4

夙愿得偿

- 101 | 同心城喜结连理
- 109 | 保安县喜见毛泽东
- 116 | 窑洞医院
- 124 | 外国记者的叩访
- 133 | 白求恩惊讶不已

5

革命圣地

- 141 | 一袭黑衣，一匹黑骡
- 148 | 朱德题词相赠
- 154 | 毛泽东说：他不是走上层路线
- 157 | 群众心目中的“活菩萨”

- 163 | 党中央为“郎中”贺寿
169 | 老百姓看了西洋镜

6

言为心声

- 176 | 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
181 | 上书言志,再作“遗嘱”
185 | 为新中国卫生工作作准备

7

为国为民

- 190 | 使人一百个放心的“保护神”
195 | 抗美援朝的另一条战线
200 | “借问瘟君欲何往,纸船明烛照天烧”
204 | 中西合璧,越老越好
211 | 对外交流不是崇洋媚外

8

无情未必真豪杰

- 218 | 谦谦君子
222 | 群众需要“养生之道”
227 | 故乡情深

9

连障何辜

- | | | |
|-----|--|-----------------|
| 231 | | 林彪要报仇 |
| 237 | | 毛泽东的批示也未能使他幸免于难 |
| 242 | | 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! |
| 246 | | 傅连障骨骼何处寻? |
| 252 | | 青史论定 |
| | | |
| 256 | | 傅连障年谱 |
| 263 | | 后 记 |

引子 神秘的老囚之死

1968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到了第3个年头，中华大地犹如遭受过一场狂飙的肆虐，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一片萧瑟。

这年的3月29日，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，首都北京的街头巷尾鲜见行人，光秃秃的树丫在风中瑟瑟发抖，鸟雀们仿佛早已被冻僵了歌喉，了无生气地漠视着这个灰蒙蒙的世界。地处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，就这般沉浸在死样的寂静中，让人感到沉重的压力。一位面无表情的看守，嘴巴接连向紧捂着的双手呵着热气，他正在机械地执行着自己百无聊赖的职责。当他冷漠的眼光透过监视孔落在狱中一位老者身上时，只见老者蜷缩在角落那冰冷的水泥地上，像尊放倒的雕塑纹丝不动。

“咳，又死人了！”看守心里想着，但他的表情仍然无动于衷。也难怪，这个疯狂的年头，在他的眼里，死人的事是司空见惯的，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。看守按既定程序，慢吞吞吃完饭，在8点多钟打开牢房时，那位老者已死去多时了。

一位法医被看守人员带了进来。6847，法医一眼便望见了死者的囚号。死者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，他无从知道，也毋需知道，他只需要随叫随到地完成任务就可以了。在那个年代，类似这样不明不白的任务是不不少的。法医不需多想，便默默地开始了自己的

工作。他看到，犯人身材颀长，衣衫褴褛，枯瘦的双腕上紧箍着冰冷的手铐。尽管由于长时间没有修面，头发杂乱，胡子拉碴，但仍能看出，这个人的眉目很清秀。

由于尸身僵硬，法医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才为死者除去冰冷的手铐。他吃惊地发现，死者的双腕和两肘已经被磨去了皮肤，血肉模糊成一片。他再检查死者的腹部，凭他的经验，可以判断出死者已经几天没有进食了；死者浑身上下，尽是青紫色……法医断定，这完全是受饿受冻受折磨而死的。

这是何许人？如此大的年纪，竟然遭受这样非人的折磨，天理何在！医生的良知使他义愤填膺。但是，面对着看守那冷漠的神情、凶神恶煞般的眼光，他知道结论早就已经定好了，他只是来例行公事而已。于是，他抖颤着双手，从看守手中接过笔，在死因鉴定书上写上：“根据情况介绍，符合病死。”这是一份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份特殊鉴定书。

就在这位“政治犯”去世的当天，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，却满脸谄笑，给毛家湾的女主人——叶群打去了长长的热线电话，邀功请赏。闻听这位犯人去世的“好消息”，叶群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，恶语喋喋：死了就好，早死一天，“101”早安心一天！红得发紫的林“副统帅”平时那难得一笑的瘦脸，竟也露出了一丝冷峻的笑意：他的一桩心事总算了却了。

这位犯人的死，为什么令当时正红得发紫的林“副统帅”如此关注呢？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让我们走向历史的时空，慢慢来解开这个硕大的谜吧！

1. 基督徒的赤化

基督院长眼中的共产党员群像

这位让林“副统帅”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、肉中刺的“老囚”，就是曾任过福建汀州福音医院院长的傅连璋。

说起汀州府的福音医院，知道些历史的人们大概有些印象。它是晚清时期英国教会开办的，规模不算大，设备也不太齐全。可在当时来说，这个地处山乡小县城的医院，却已经是方圆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。出身寒微的傅连璋，为什么会成为这座闻名遐迩的福音医院的院长，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斑斓传奇。

那是1925年，全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“五卅”爱国运动，其浪潮也激荡着地处闽西山区的长汀县城。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，反对英、日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，响彻山城。在爱国运动的洗礼下，福音医院医生傅连璋激于民族义愤，毅然签名通电全国，反对英、日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。在声势浩大的反帝声浪中，外国人感到大势已去，福音医院的洋院长和洋医生们也纷纷离开。就这样，善良正直、医术精湛而且人缘极好的傅连璋，被

公推为福音医院的院长，代替英国人主持医院的全面工作。这年，傅连璋才 31 岁。

英国人虽然走了，福音医院与外面的联系却没有因此而被隔绝。傅连璋以一位职业医生特有的敏感，关注着“病中”中国形势的发展。第一次国共合作，北伐军势如破竹，节节胜利。然而人们的喜悦还没有维持多久，蒋介石却发动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一时间，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华夏大地。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革命，奋起反抗，树起了自己鲜艳的旗帜，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。

傅连璋从报纸上获悉南昌起义的消息，并且从当地党的地下组织人员口中知道了起义的原因。他特别关心这次起义的进展。后来得知起义军退出了南昌，正向南而来，后面还有国民党钱大钧部的追击。眼看一场恶仗在所难免，出于对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屠戮革命盟友的憎恶，傅连璋深为这支革命武装的命运担忧。

傅连璋的举动，受到汀州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密切关注。

8 月中旬的一天，汀州地下党一位负责人秘密拜会傅连璋，亮明自己的身份后，诚恳地说：“傅院长，我党南昌起义的部队已到江西的瑞金和会昌一带，马上还有恶仗要打，到时一定有许多伤病员需要救治。我们考虑到你的情况，所以来找你，希望你能尽全力救治我们的伤病员。”

这位负责人与傅连璋早就认识，双方有较深的交往。傅连璋原先只是把他当成思想比较进步的朋友，而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人，并且是一位负责人。现在他找上门来，傅连璋感到是对自己的信任，心里有一股莫名的兴奋，不假思索地表示：“医生当以救死扶伤为天职，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，挽救伤病员的生命。”

这位负责人听出来了，傅连璋的话语中，除了要尽医生的职责外，分明还包含着某种对进步组织的希冀和向往。他兴奋地紧

握着傅连璋的手，道：“好，我在这里先谢谢你了，拜托了！”边说边重重地摇了摇对方的手。这使傅连璋感到肩上责任的分量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傅连璋 1894 年出生于汀州（今长汀县），父亲傅贵成，母亲官福娣。当他呱呱落地之际，正好是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刻，所以他的乳名叫太阳生，并以“日新”为名。因家境贫困，为了谋生，傅贵成夫妇由乡下迁到汀州县城，靠当码头搬运工和替人缝洗衣被勉强度日。傅连璋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傅连璋很小就被父母抱着入了教。傅连璋这个名字就是在进教会小学堂时取的，这个日字偏旁的“璋”字，既是“日光上进”之意，也是表示他诞生时正好是太阳升起的时光。傅连璋中学毕业后，进入英国基督教会办的亚盛顿医馆，一面学习，一面为学校放牛、挤奶、做卫生。

1914 年，年满 20 的傅连璋与童养媳刘赐福结婚。母亲和妻子的名字都沾个“福”字，可并没有给这乱世草民之家带来什么福气。就在这年，傅连璋父亲因积劳成疾，撒手西去。为给他治病和办丧事，傅家欠了 300 多元债，债主们天天登门逼债。生活的担子加重了，为了完成学业，傅连璋咬紧牙关，半工半读。次年，他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为了家中生计，他立即受聘为汀属八县的旅行医生，长年跋涉于山谷溪流的荒野之间，历尽了艰辛。

1918 年，傅连璋因出色的医术，升任汀州红十字协会主任医师。1920 年转到亚盛顿医馆任教，并兼福音医院医生和省立七中、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医。基督教的洗礼，父亲傅贵成的染病身逝，使傅连璋决心以“救死扶伤”为己任，做个称职的好医生。1922 年，傅连璋自费重刻刊印明代洪应明著《菜根谭》300 部，分赠国内藏书楼与图书馆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傅连璋在行医期间，还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，经常救治贫苦病人，有时不仅不收钱，还经常慷慨

解囊，免费治病、送药，从而获得老百姓的敬重。

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以及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畸形社会现实，使傅连璋不单行医治病，还日益关心起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来。1926年，在一个偶然的会里，傅连璋在连城结识了国民党左派人士、后来成为闽西共产党领袖的邓子恢。在此前，傅连璋曾阅读过邓子恢创办的《岩声报》，对这份旨在“揭露社会黑暗，报道群众斗争，推广革命思潮，宣传马克思主义”的进步报纸颇为喜爱。他坦诚地向邓子恢倾谈了自己寻找出路的苦闷。

邓子恢对傅连璋的医术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同时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你是个医生，也是个基督徒，但不管怎样，你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，对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，就不能不管！治病首先要治国，国不治，则病难除啊！”

邓子恢的这番话，使傅连璋深受教育。治病治病，祖国大病缠身，怎么治呢？他想了想，道：“洋人都骂我们是东亚病夫，我设想医学救国。”

“哦，这与我国作家鲁迅先生最初的想法倒是一致的。”邓子恢说完，见傅连璋对鲁迅不太熟悉，便告诉他：“鲁迅先生到日本留学时和你一样，是学医的，他希望通过医学救国。但是，一部日本屠杀中国人的电影，使他的医学救国的想法破灭了，他认识到：国不治，就是身体强壮，也免不了被人杀死的命运。于是，他改行写文章，宣传革命真理，号召大家起来推翻吃人的旧社会。”

原来这个叫邓子恢好生敬仰的鲁迅先生竟然也曾经主张医学救国！是呀！国不治，就是成了像华佗孙思邈这样的医仙药圣，能开出成千上万个灵丹妙方，又有何用？

邓子恢见傅连璋迷茫之余又心有所思，不失时机地递上一份自己主办的《岩声报》，指着上面一段话给他念起来：“帝国主义、军阀、买办阶级，狼狈为奸地来扑噬我们，扑噬我们中国，所以

他们是我们的国仇……此仇可以不报吗？帝国主义、军阀、买办阶级，可以不打倒吗？帝国主义一天不打倒，则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一日不得脱落，我们一日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，所以我们与帝国主义是‘汉贼不两立’。”

听了邓子恢一席话，傅连璋感觉眼前清楚多了。

这次见面时，邓子恢还把瞿秋白的《新社会观》送给傅连璋。这本书收集了瞿秋白著译 23 篇。瞿秋白所写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，对傅连璋一生影响很大。他后来曾说：“瞿秋白所著之《新社会观》，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，使我懂得革命的人生观，因此更加同情革命，并进而直接参加革命。”

正当傅连璋日益同情革命时，为南昌起义伤员疗伤治病的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。

承诺接受这个重任后，傅连璋立即开始着手布置医院，做好接收伤病员的准备。他清楚，光靠自己这家小医院，要接收一支大部队的伤病员是远远不够的。于是，他又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，到处奔走，和汀州全城的医生约好，有伤员来时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，成立合组医院。他还到自己担任校医的学校，发动教员和学生来帮助做护理工作。此外，他还以博爱和人道的名义，向商人募集了一大笔费用。做了这些准备工作，傅连璋心里才比较安稳了一点。

不久，一位扎着武装带的年轻军官被人带来找到了傅连璋。他自我介绍是南昌起义部队的副官，奉命先行来检查接收伤病员的准备情况。

“早已准备好了。”傅连璋介绍完情况，又带着这位军官在医院内外观看了一遍。年轻军官认真查看了手术室和安置伤员的地方，一个劲点头称好。

8 月下旬，南昌起义军和国民党的部队在江西的壬田和会昌

先后打了两场大仗。很快，起义军的 300 多位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了。傅连璋发动全城的医生和护理人员，先行将伤员安置好，然后分类处理。

在检查伤情时，傅连璋发现，由于会昌离汀州有 90 公里山路，加上气候异常炎热，许多伤员的伤口都感染化脓，伤势严重。

“必须尽快开刀！”经验告诉他时间就是生命，必须尽早采取处理措施。但是，全医院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 2 个，2 个人要给 300 多人动手术，还要进行其他治疗，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“一定要尽我们的全力，人不够，我也算上。”傅连璋不假思索地说。他学的是内科，外科只懂一些，也比较少用，但在这关键时刻，他顾不得那么多了。

就这样，傅连璋临时凑起了一个 3 人手术小组。

手术一个接一个，紧张得令 3 位医生透不过气来，但没有一个人叫苦，只要没有累趴下，就决不下手术台。傅连璋和大家一起，忘记了白天和黑夜，忘记了做过多少个伤员的手术。他只知道，由于自己的努力，许多伤员在与死神和痛苦的抗争中保住了生命，减轻了伤痛。

医院里是紧张的抢救，医院外一派热火朝天。起义军开到汀州，这是百年难遇的大事情，人们都想亲眼目睹这一盛事。傅连璋等人忙得连轴转，根本无暇他顾。他们在病房里就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脚步声、雄壮的口号声和沸腾的欢呼声，心里虽然痒痒的，谁都想到外面去，哪怕看一眼也好，但他们谁也没有离开伤员半步。

忽然有一天，傅连璋接到一个通知，要他去听报告。他真是喜出望外，大家也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，似乎他是一个最幸运的人，并且嘱咐他尽快回来，把所见所闻讲给大家听。本来傅连璋不想离开伤员，但人们都对他寄托着希望，而且伤员的情况也

基本稳定，所以他还是去了。

一到街上，傅连璋就贪婪地注视着一切不同之处：到处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，用石灰水刷在墙上的大幅标语，粘贴在电线杆上的传单，上面写着：“革命者来”、“没收大地主土地”、“耕者有其田”、“打倒土豪劣绅，铲除贪官污吏”、“打到东江去，建设根据地”……街角巷口，人们东一群西一伙，在听政工人员演讲。一切的一切，都使傅连璋感到格外新鲜、亲切，身心分外的愉快。

报告会在汀州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。傅连璋到时礼堂里已经坐了三四百人。台上站着一位戴着眼镜、长相斯文的人，正在富有激情地作报告：“乡亲们，三百年前，我也是汀州人……”后来傅连璋才知道，他就是1926年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、1927年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时写下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著名檄文的郭沫若。郭沫若是在参加南昌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。他的祖籍是宁化，隶属汀州。郭沫若那和蔼可亲的神态，热情幽默而富有战斗性的语言，吸引了傅连璋和无数颗热望革命的心。

继郭沫若演讲的是另一位戴眼镜者，他身材瘦小，精神却非常饱满，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制服，颈项上系条鲜艳的红领巾，说起话来声音响亮，充满感情：“我们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，是工农自己的军队，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。我们要打到广东去，建设根据地，实现土地革命……”他那铿锵的话语，加上有力的手势，使听众的情绪不由得被他紧紧抓住，和他一同悲愤，一同激昂。平时不易激动的傅连璋，也深深地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染。后来他得知这位就是恽代英。

这场报告会使得傅连璋受益匪浅。回来后他一宣讲，医院上下也极受鼓舞，医护人员以更饱满的激情投入到抢救伤员的没有确

烟的战斗中。

在这批伤员中，有中共传奇式的将领、后来享有“战将之鹰”美誉的陈赓大将。当时陈赓是起义军的一位营长，在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，左腿两处中弹，膝盖处的筋被打断了，且胫骨骨折。陈赓被安排住在福音医院附近的新安楼。当傅连璋给他治疗并检查伤势时，不禁大吃一惊：陈赓脸色焦黄，伤腿肿得很粗，且红而发亮，由于失血过多，身体非常虚弱。经常与缺胳膊断腿的伤者打交道的傅连璋，揭开陈赓的被单时，心也止不住颤动。

傅连璋小心翼翼地给陈赓进行检查和治疗。他知道，每触动一下伤腿，都会给伤者带来难以忍受的剧痛。但陈赓总是对傅连璋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尽管治，我能忍受得了。”

治疗时，陈赓不仅不叫一声痛，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谭惠英说话，病房里总是充满他那爽朗的笑声。

陈赓那乐观的情绪，坚定的笑容，风趣的语言，使傅连璋极为钦佩。只有抛弃小家，为了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人，这些特殊材料制成的人，才能有这种精神境界。这也是傅连璋行医十几年来所仅见。像这样一个年轻、勇敢、有才干的革命军官，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，一条腿对他来说又是多么重要。傅连璋看着陈赓那年轻而坚定执著的面孔，心想：我一定要把这条腿治好！

按照常规，像陈赓这样的情况，要保住生命只有截肢一条路可走，没有其他选择余地。但陈赓的勇气使傅连璋极为钦佩，促使他下了决心，果断地为陈赓制定了“保守疗法”的治疗方案。

傅连璋细心地为陈赓接上断骨，认真清理周围已经感染坏死的腐肉，敷上药物。然后每天用“由素”（一种药名）替伤口消毒，用夹板固定。在这些治疗过程中，陈赓积极配合，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，与伤病作斗争。